

簷

曝

雜

記

簷曝雜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粵西灘峽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努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桮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一石則上有

一渦余始慙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
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
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候山鵬亦在座
余至廣十餘日忽聞候令溺死峽中矣橫州大灘長三
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壅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
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
波廟而黔中之頭難二難三難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
甚

鎮安民俗

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
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

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爲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爲無畱獄則簡僻可知也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

鎮安水土

鎮安故多瘴癘鉏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腳時出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望及余至郡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腳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

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烟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
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惟水最清削極
垢衣盥漱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搗也是以不論貧
富皆食稀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
地名鑒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攔之長三十餘
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
百疋白練也漚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
故魚之內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腹中出左江蓋
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
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
許忽聞江濤洶湧聲以炬照不知其涯涘益可見水之

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

鎮安多虎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欄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檻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爲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卽虎俵所爲云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余嘗有句云俗有鬼神登放蠱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

惟購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釣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鉄鈎鈎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鈎懸於空中矣

聞山西岢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撻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岢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遽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檻有門子勦之相距尙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爲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

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樹海

鎮安沿邊與安南接壤處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樹有洪荒所生至今尙葱鬱者其地冬不落葉每風來萬葉皆颭如山之鱗甲全身皆動真奇觀也余嘗名之曰樹海作歌記之其下陰翳始終古不見天日故虺蛇之類最毒余行歸順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餘株皆大五六抱莫有過而顧之者但供路人炊飯而已孤行者無炊具以刀斫竹一節實水米其中倚樹根而炊炊熟則樹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盤旋自外而入月餘則樹倒矣倒後火仍不滅旋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

不知若何貴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嘗欲構一屋材擬遣匠剋尺寸斷之雇夫運出終以距水次甚遠一木須費數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爲上安南又以清化鎮出者爲上粵西潯州之桂皆民間所種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聞其國有禁欲入山採桂者必先納銀五百兩然後給票聽入旣入惟恐不得償所費遇桂雖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遺故無復遺種矣安南入貢之年內地人多向買安南人先向潯州買歸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狀不知者輒爲所愚其實潯桂亦自可用但

須年久而大合抱者視其附皮之肉鬆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潤而有油枯則無用也

麵木酒樹

洛陽伽藍記有所謂酒樹麵木初不解所謂余至廣西乃知麵木卽桄榔樹也大者五六圍長數丈直上無枝至顛則生葉數十似栟櫚其樹中空滿腹皆粉可得卜數斛沸湯淬之味似藕粉粵人嘗以此餽遺又廣東椰子樹每一椰子內必有酒半杯小者一勺許甘香清冽味勝於米釀數倍此卽酒樹也

三七雞血藤

南方陽氣上浮而陰氣凝於下故所產多有益於血陰

者有草名三七三桠七葉其根如蘿蔔爲治血之上藥
刀斧傷血方噴流以其屑糝之立止孕婦產前產後皆
可服蓋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產前服之可生血產後
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見天日之處近有
人採其子種於天保縣之隴崗暮崗亦伐木蔽之不使
見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隴暮二崗不能種也雲南
有雞血藤膠治婦人血枯證最靈余在滇買數斤然不
知其藤何似憶在鎮安見大箐中有藤粗如椀長數百
丈延緣林木間不知其起止意卽雞血藤也遂兼買其
藤攜回鎮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斷處有汁赤色與滇藤
無異乃知卽此物也煎膠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

不得多煎

山羊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傷最靈是物生山箐中嘗食三七故也粵人餽遺多有贗者余在鎮安土官有饋生者似羊而大如驢生取其血較可信又一種石羊身較小其膽在蹄中凡山巖陡絕處能直奔而上力乏則曲蹄於口俛之力輒完復奔而上故其膽可止喘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虢虎身有癩五色俱備其疥處又似蝦蟆最醜惡余初入鎮安路旁見之疑爲四足蛇甚惡之問土人乃知爲蛤蚧也郡衙倚山處處有之夜

輒聞其鳴一聲曰蛉一聲曰蚋能叫至十三聲方止者
乃佳其物每一年一聲十三聲則年久而有力也能潤
肺補氣壯陽口咬物則至死不釋故捕者輒以小竹片
勦之使咬卽攜以來雖已入石縫中亦可乘其咬而掣
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時取之則有用於房中術然不易
遇也藥肆中所售兩兩成對者乃取兩身聯屬之耳其
力在尾而頭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頭足

陰杪

密箐中有一種陰杪其木橫生土中不見天日有枝無
葉在泥沙下自生自長世莫之知也將出爲人用則一
枝或透出土否則人過其上足步有空窅聲知其下有

此木矣其色微黑質理似鬆薄而有絲劈其端可自根
拽至顛不斷也驗其真僞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
其中隔宿不敗是以作棺埋入地屍千年不腐又有一
種則深山中大樹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爲土氣所滋
土木之性已相浹故作棺亦歷久不壞余在鎮安嘗得
一具但未知生於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
備太恭人送終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觀歲加漆光
緻可愛而此具僅厚三寸許遂不肯易余擬畱以自用
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獠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

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卽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

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
嫗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
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
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
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
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
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卽成婚之故也余在
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
鄉仍復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安人以鄉語與楚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緬甸之役

征緬之役其詳具余所撰緬事述略中余以鎮安守於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軍時果毅公阿里衮方爲將軍命余參軍事未幾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雲巖阿公桂亦以總督兼將軍至兩將軍合營翼仍在幕府明年四月傅文忠公恆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橐筆以從時

方議冒暑興師不必避瘴大兵從騰越州西渡戛鳩江
經猛拱猛養直抵緬甸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餘知
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後瘴始退軍行無疾病始可
展力且大兵旣渡戛鳩全在江外萬一不能如志則歸
路可虞嘗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見納惟偏師應援一
節公初議大兵渡戛鳩別令提督五福統偏師五千從
普洱進以分賊勢時方閱地圖余指謂公曰圖中戛鳩
普洱相距不過三寸許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旣進東
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皆難遙斷前歲明將軍之不
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問計安山余謂大
兵旣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

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公是之乃罷普洱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其後大兵西渡遭瘴氣多疾病而雲巖將軍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攻賊於老官屯得以蕨事余自愧在軍無所贊畫惟此一節稍可附於芻蕘之一得憶昔直軍機時公於漢員中最厚余滿員中最厚雲巖公今征緬之役因余說而改偏師因雲巖公統偏師而得善歸此中似有機緣也

雲南天氣之暖

雲南天氣炎蒸余在蓋達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

用橫木支一罽使透風又令僕役伐蕤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渴行者以當飲冰焉詢其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臺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審是否

人變虎

與觀察士模爲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艮上目叭先捧卽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檄之來永昌令

其變虎竟不能

象

璞函隨經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糞堆如小塚土人云野象糞也其象不受人驅策故謂之野象必誘而馴之始供役誘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數百人鑼鼓銃礮象過而陷之象體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則餓之數日然後問之肯給役否象點頭則馴其坑前地迤邐斜上使步而出一點頭則終身受人役不復變蓋象性最信也負重有力一象能馱千斤礮一位故緬人出兵隨路有礮也象不點頭則不使出餓數日再問之亦有餓死而終不點頭者

碎蛇緬鈴

聞孟艮邊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其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泄之也爲接骨治傷之勝藥然余在滇未得見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銅裹之如鈴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偽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熱者可以燂雞鴨惜無人爲之贅

池架屋徒流注於野溝荒港而已一夕駐師象達見山麓亂草中烟氣騰上探之則溫泉也然氣息殊惡蓋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則泉雖溫而不離其母氣惟下有硃砂者氣最正兼可愈風濕之疾滇城西六十里爲安寧州前明楊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溫泉極佳有司已築室其上余自滇回粵紆道赴之門外小石山數座皆穿穴透漏土人謂之七竅通天款扉入有內外兩池皆正方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甃磚可坐而已聞驪山之泉下有石版鋪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爲此泉所累每大吏出省安寧其首驛也必往浴焉供張畢具又相傳有某督者日須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費三十斛知州

者另製木桶使氣不泄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尙暖可浴也在大吏不過一盆水而有司爲之憊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龍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羅池方二丈許池底常噴出如碎珠者萬顆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爲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趨蓋泉初出時味最甘故魚慣趨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畝頗有烟波浩淼之致傳文忠經略來滇明中丞特構一亭於湖中北枕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橋以通之頗可憇惜堤上無樹若植桃柳數百株當稱小西湖也黔之威寧城外有葡萄泉亦從池底湧出其顆大如葡萄色

嫩綠亦如之惜無廊檻映其旁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
經始適去官遂不果

響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
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
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
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濶可十畝
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之右少焉
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
水灑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
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寶石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寶井分三處如鑄脚其城卽隨而圍之故號三角城地屬緬緬酋封禁甚嚴必土司先以文申請會遣人莅視始得開人縋而下遇石卽取以出石中有有寶者有無寶者歲只開一井故一井常三歲一開欲休其地力使生寶也寶石之次爲碧霞洗則猛密山中有之不必井出寶石有紅藍諸色舊時質大而光厚并有映紅映藍二種貯水缸則滿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蓋搜採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閩中漳州諸山有水晶則其上先有氣土人因得掘取之掘盡則他處又生有紫者

綠者頗珍重白者不貴也聞和闐之玉亦歲歲長成每
秋八九月玉山大霧數日則其水中石卽變玉故有純
淨者有不脫石質者乃知此等寶物生生不窮非上古
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
有數十年靈爽爲符呪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
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
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
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
壇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

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云香烟篆出平安字水果嬌成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爲回道入卽純陽也則呼余爲趙子後至者爲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分以爲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亂已書矣大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工夫後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子豐昇額後亦襲公爵亦能請仙阿公夜約余及同在幕府諸公候仙至則幾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後停筆半晌不續時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則反暗爲傳遞余初不扶乩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諸喉則亂已書矣

余故緩之輒又停筆於是爲足成絕句而畢事乃知所
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畫符但念
呪一揖卽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

余在鎮安別無惠民處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
平倉穀每歲例當春借秋還其穀連穗故不斗量而權
以稱出借時盛以竹筐每稱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
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
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爲一稱民已加
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視爲固然不敢怨余赴滇從軍
之歲粵西購馬萬匹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穀

時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無可訴也及明年余自滇歸已無購馬費則仍循舊例六十五斤可矣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開倉也余府倉亦有社穀當收卽令於稱之六十斤處鑿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動移聽民自權

筐五斤係前官放穀時所扣息穀五斤價交司庫故六十斤爲一稱

於是民之以兩

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余適以事赴南寧而歸順州牧欲以購馬歲所收爲額州民陳恂等赴寧來控余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荷校於倉外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踰檢矣又天保縣令某先與署府某商謀謂民間田土無所憑故易訟宜按田給照以息爭端實則欲以給照斂錢也而時未秋民無所得幾

先使甲日造冊將於秋收後舉行而不虞余之自滇歸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尙非甚墨因語以此事固所以息爭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則民怨且集於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罷之尙全其顏面也然計其所失已不下萬餘金某方銜次骨而民間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橫錢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輒來昇輿至其村巡歷而過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銚瓦盆雞豚酒禮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及余調廣州時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卽赴新任不復回郡時署中惟一妾巾車出城滿街人戶無不設香案跪送又出一族孫鶴

冲在郡交代畢來廣時街民送亦如之是歲九月陳恂等七十餘人又送萬民衣傘至廣計程四千餘里距余出鎮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見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儉堂禮爲粵西太平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幹旁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爲書室名曰榕巢并以白號焉明牕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拂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爲退閒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厠舍

簷曝雜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松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之來自外洋者亦無所不有有蠔蚌二種蠔珠有底稍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光潔白可愛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欹側及皺紋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爲上品或因有微疵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

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
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
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爲之每顆重四
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
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千金爲率重五分者以
六七千金爲率此記念也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須體
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
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爲率而數珠之
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爲背雲下爲大垂角背雲
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
率三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

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相稱則索價不貲率五六十金矣又有佛頭四顆間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爲之大者亦須二十金總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爲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廣東蠶船

廣州珠江蠶船不下七八十皆以脂粉爲生計猝難禁也蠶戶本海邊捕魚爲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爲生者亦以船爲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蠶

也珠江甚濶蜑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蜑船者皆由小船渡蜑女率老妓買爲己女年十三四卽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旦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篷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爲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潮畢以

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爲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裸而執燭至紅銷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暱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爲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貲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

菱塘海盜

番禺縣菱塘十數村世以海盜爲業其船曰多槳船蓋海船皆趁風使帆此獨用槳故不論風之順逆皆可行其槳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刦皆以白晝遙望他船如黑豆許則不能追及或大如鴨則無有不追及者矣至則兩頭用鐵鈎拽其船而羣盜持刀仗往刦亦有盜船仍被盜刦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刦得貨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爲所刦此類甚多幾莫能致詰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譏察則例有私稅以出海一度爲一水率不過月餘乾隆三十五年盜魁陳詳勝者率其徒出海久不歸汛兵計其期已過曾出哨遇之遂索補稅焉盜乞緩期俟厚獲當倍償兵不許則相爭兵以烏槍斃四

盜盜亦以壓船石擲傷兵於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
奏責有司速緝購得同爲盜之黃姓者許發覺後免其
罪始得陳詳勝等而無左證入其家搜得分贓單一紙
不書姓名而有暗記由是訊出二十餘人又從二十餘
人訊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載江洋大盜不
分首從皆斬則俱鬼籙中數也余念法不可追而諸盜
未有殺人案則情稍輕因畧爲條別有懼而未敢從者
有患病伏於艙者有被誘作火夫炊飯者甚至年二十
以下則指爲盜首之孿童初不肯服尋知爲生路也亦
忍恥認之案既定立決者三十八人駢戮於教塲地爲
之赭其餘皆遣戍絕徼自是海盜稍清然不數年盜又

熾巡撫李公湖乃殺至三百餘人云

閩省海盜率借商船行劫蓋盜不能製大船則數十人駕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奪而據之逼商人入艙蓋以板而鐵釘釘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飽則駕至僻岸各攜所得而去商人在艙下屬耳無人聲始敢撞板而出盜已不知何往矣

粵東沙田

粵東沿海地往往有漲沙居民見水中隱隱有沙距水數寸則先報陞科俟其沙出水面先種草數年然後築隄分畝試種禾秫又數年始成良田然報墾者率以多報少如報一百畝其所規度必數百畝而粵東又有例

所墾田浮於報額而爲人首告卽以所浮田賞之於是
先報墾者方種草築隄點者已覘其旁知其有所浮輒
首而得之而報墾家雖有欺匿實已費數年貲力一旦
爲旁觀奪去其何能甘於是每至收穫輒相鬪動至斃
命余謂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賞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
原墾者陞科庶免爭奪方欲請於大吏會遷官去遂不
及竟其事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長深廣見余所咏番舶詩而其帆尤異桅竿
高數十丈大十餘抱一桅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
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濶西洋帆則上濶下窄如

摺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濶處幾及百丈云中國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繩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繩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繩皆著力一帆無慮千百繩紛如亂麻番人一一有緒畧不紊又能以逆風作順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入觸於後帆則風折而前轉爲順風矣其奇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船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云

諸番

廣東爲海外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粵人呼爲白鬼子黑鬼子白者面微紅而眉髮皆白雖少年亦皓如霜雪黑者眉髮旣黑面亦黧但比眉髮稍淺如淡墨色耳白

爲主黑爲奴生而貴賤自判黑奴性最惡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雖蛟蛇弗避也古所謂摩訶及黑崑崙蓋卽此種某家買一黑奴配以粵婢生子矣或戲之曰爾黑鬼生兒當黑今兒白非爾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兒脛死而脛骨乃純黑於是大慟始知骨屬父而肌肉則母體也又有紅夷一種面白而眉髮皆赤故謂之紅毛夷其國乃荷蘭云香山縣之澳門久爲番夷所僦居我朝設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爲業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

騾馬與人性相通

驃馬不能言然性靈者能與人心相通余在滇從軍得
一驃色純黑高五尺甚瘦雖加芻豆飼之不肥也然力
甚堅勁日行百餘里雖竟月不疲性極靈上下岡坂宜
左宜右不待攬以轡真如四體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嶺
時每數里輒勒住聽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則驃侍
立於旁以頸相就若相勞苦者時有驃馬三十餘歸粵
時盡以贈同人獨此驃不忍棄隨至鎮安青芻香秣稍
酬其勞調守廣州亦隨往後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
載往遂送番禺張令甫一夕死矣豈此驃宿世有所負
於余而使之償宿逋耶抑其性貞烈不肯易主而自斃
耶音汪幼泉自京丁艱歸以所乘青驃繫於姊婿吳仲

賢處閱二年餘忽死未幾幼泉訃至計其日卽驟死之日也又李欽齋制府嘗有一公子極聰慧五六歲卽能騎馬愛廐中一馬乞於公公卽與之後公子殤馬亦同日死則冥冥中人馬似有相關者不可解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州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鄉露亦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爲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

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烜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適是日大雨初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晬忽患異證連日昏憒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黔粵土司地苗猺獠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爲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爲羅甸鬼國率猺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爲所佔苗猺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爲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猺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獠獠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猺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

以來官常爲主民常爲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
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卽岑
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
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
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間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
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
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
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猓人更甚本
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爲頭目如故凡
有征徭必使頭目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
目之傳呼也猓人見頭目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

鹽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瀝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猓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猓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土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應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塘欲其過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糧及雜款舊例所沿雖非令甲亦輸納惟謹彼固不知有所謂朝制但祖父相傳卽以爲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旣徵數年將滿任輒與土民約某例繳錢若干吾爲汝去之謂之賣例土民

欣然斂財餽官官爲之勒碑示後後官至復欲徵之土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緬時派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每站過兵須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間

上軫念民艱按例加倍給僱價然多爲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歸一日小憩道旁靈官廟有生監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余至皆跪迎余問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詰之則結算兵差費耳問以費若干則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余謂朝廷給價已加倍何至煩爾等出財皆云藩庫例不先

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今差雖畢而給與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誤差不敢望給直矣其謹厚如此至黔中苗人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與漢民同辦必分日應差恐漢民不公或被辱使云

苗猺陋俗

苗猺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爲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貲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爲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大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

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爲奴僕是以苗裸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畢節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黥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爲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爲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播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謹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爲女時無所禁旣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仕途豐饒頓異

余出守鎮安萬山中一官獨尊鼓吹日數通出門礮聲如雷冬月巡邊輿前騎而引者凡十餘隊後擁羸騎又十餘可謂極秀才之榮矣然心竊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盥面適內子對鏡曉妝余瞥自見面目於鏡中謂內子曰君覩此面可稱此廬仕否未數日而以詳請前守回籍事幾被劾會有旨從軍乃得免然滇中兩年跋涉萬餘里坐征鞍寢戎幕依然舊時出塞況味也旣同鎮安忽調廣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七間有三大鐵鑊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趺告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蠟淚成堆履舄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

殆無以過然僅一年遷貴西署在威寧萬山巔冬月極寒下凌經月不止彌望皆冰雪自書吏差役門子轎傘夫皆仰食於官否則無人執役矣書吏行文書每日紙幾番封幾函俱列單向官請給天下無此貧署也兩年之間寒暄頗異若此統計生平臚仕惟廣州一年然在廣時刻無寧晷未嘗一日享華腴也召梨園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訟堂訊囚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則固性所習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咒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服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

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
櫬一枕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枕而傷非余罪也余
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
余必不敢以枕擊也忽聞枕端搯一聲驚視則玉亭已
血滿面將斃矣蓋枕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甦呼車
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
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
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卽玉亭所爲祝由科能以傷
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
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
毅公患左肩一小瘤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拏結而

成者至是爲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演撫明公德特爲
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
大竟不效而去

肩輿牽纜

揚帆牽纜皆行舟事然雲貴作吏者肩輿上山必用絳
夫其絳以色布爲之承應上司咸有用全帛者蓋山路
高昇輿而上須藉此得力也余在貴州出行亦用之因
憶昔在山東途次見挽小車者順風則張小帆於車可
援作一對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轎牽纜好對北方車掛
帆章湖莊云甘肅寧夏府有沙山亦用纜挽轎

緬甸安南出銀

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顒以採銀佐北漢之類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徼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來粵閩二省用銀錢悉海南諸番載來貿易者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彼地人不習烹鍊法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明將軍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資回內地當

緬曾攻廠時各廠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最懦鈍無用矣然一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錫銀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事恃人衆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者則又來奪占以是攻剽無寧歲安南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一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督余訊以所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餉

直六白金始聽採卽有人立以六白金僦之則其利可知也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紋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爲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旣遂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榕樹黃果樹

閩粵間榕樹最多其材一無所用而蔭極大喝行者皆
憩息焉余嘗作詩咏之所謂以無用而爲有用也其根
尤奇昔在鎮安府署後獨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條沿
緣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鑽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廣
州廳事後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傳有神每太守到
任必瀝酒祭之然皆無鬚也又有一種有鬚者其旁出
之幹忽生鬚如流蘇下垂及著土則又成根久之千百
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槎枒嵌空不可名狀土人謂無
鬚者爲雄有鬚者爲雌余謂當反其名稱如人之有鬚
者必男也滇南有黃果樹亦然楚人敬之爲神樹其鬚

垂地不敢稍損故根益多余嘗過遮放土司有一株蔭
大三四畝其鬚之著土成根者亦大盈畝千百根或離
或合中多竅竅如千門萬戶大處可布一席小處僅側
身過亦有不可過者余嘗屈曲行其中竟日猶未遍幾
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觀也

甘肅少水

甘肅地少水水甚珍余嘗遣一僕至臯蘭每宿旅店有
一盂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
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流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且臭
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河流但得水
卽藏入雖臭穢弗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清徹可飲矣

余友章湖莊

錄

爲寧夏守爲余言甘省處處以得雨爲

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鹹氣雨過而日晒則鹹氣上升彌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爲意然寧夏稻田米最多則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清則放之又引濁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於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蝦蟆街巷

湖莊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擊斃牛馬每雹時輒有蝦蟆千百飛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噴下蓋龍氣所攝而上也用烏槍轟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濶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卽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爲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畱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書限卽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卽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逆回之亂

湖莊又云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
卽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贊預令運城上賊至擲
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
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
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
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洛陽橋

少時兒優人演蔡忠惠修洛陽橋有醉隸入海投文之
事以爲荒幻及閱明史則鄞人蔡錫守泉州時事也余
往泉州過此橋果壯麗橋之南有忠惠祠手書碑記猶

在旁有夏將軍廟卽傳奇所謂醉隸夏得海也橋名萬安而曰洛陽者其地有洛陽社此水亦名洛陽江也按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并記橋圯時有石識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以爲錫之證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同舟數十人問姓名公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而母夫人尙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公爐內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云其說不經而府志兩存之究未知其爲襄與錫也今按忠惠手書碑記一百五十二字

但誌其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錢一千四百萬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則安得不誌親惠而著神庥然則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橋之長三四百丈固雄壯然閩橋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臺長不及而廣過之石視萬安更新整卽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五十餘丈大通長二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醴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醴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數十丈計者更指不勝屈也蓋閩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濶而取石易故規製如此余所見天下橋梁滇黔之用鐵索閩

之用石皆奇觀也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凡科第官闕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域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衆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凶

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
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
賄爲事爲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有身家者尙不敢妄
爲而慄慄之徒相率而爲盜矣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處則用水車未聞恃
井汲也由左人間用轆轤汲水不過灌畦蔬而已泉州
則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橫貫
一小木爲闌振橫木之上繫一長木根縛石而杪懸竿
竿末有桶挂其竿下汲滿則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壓
而下則桶趲勢出矣其用略如罾魚之架而俯仰更捷

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壓使出則又一人纏於木之根以曳之余嘗有句云一田一井澆禾遍此是泉州古井田亦異聞也蓋泉州在海邊地之下皆水所滲故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則井亦涸

斷水禦海寇

海水不可飲故凡海舟必有水艙取淡水入其中余在廣因祭南海神廟適有西洋船泊獅子洋遂登焉其高七八丈水艙深亦如之凡取淡水處皆有程至某地取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聞國初海澄公黃梧初附時有朝臣問以禦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於內河凡入內河取水處皆設砲臺使不得入卽困矣

今沿海各港汊皆有砲臺梧所創議也余往廈門涉海
汊見水極清泚可愛因以一指蘸而嘗之乃鹹澁不可
耐良久舌猶不能屈伸云

河底古木灰

歲丙午江南大旱余鄉河港皆赤裂百餘日居民多赴
烟城濠中掘黑泥和麩作餅相傳此城本沈法興聚糧
處年久化爲泥也鄉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
五六尺許輒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終
日不熄其質非土非石有大至數圍須用斧劈者有碎
疊成塊縫層層可揭者細驗之則大者本巨木層疊者
則木葉所積年久爛成塊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樹河港

之在野者罕所植間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則伐爲薪其
孰肯砍而棄諸河意必洪荒以來兩岸本多樹隨山刊
木時始伐而投之歷千萬年成此耳是歲數百里內河
港俱掘得漏湖大數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買數
百斤猶存

簷曝雜記

陽湖 趙翼 雲崧

詩有四始五際按詩緯汎厯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
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
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午亥之際爲革
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者天門出入退聽居易錄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
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

大戴記夏小正管子弟子職孔叢子小爾雅古書之存
者皆三子之力也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

人乎自慶厯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詞
毀周孔疑孟子譏書之循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
經况傳註乎

李昉飛龍集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
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守經甚嚴此語必有
所本

全上

孔廟易文宣王號爲先師易塑像爲木主相傳嘉靖中
張璁所建白然明太祖初年已易木主矣水東日記云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以塑像爲常不知
何時始也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都御史易塑
像云一說太祖改塑像爲木主而舊時塑像各學生員

俱不忍毀壞遂遷於夾室後功令稍弛仍奉以塑像迨至嘉靖中始易木主云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畫看用墨

杜少陵年譜係黃長睿所著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乃有次第然後少陵之出處老少粲然可觀

三言詩起於散騎常侍夏侯湛 李東陽有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 徐東癡云轆轤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

六朝以來絕少題畫詩自杜少陵創爲畫松畫馬畫鷹等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諸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以後益務鬪勝矣

古來構園林者多壘石爲嵌空險峭之勢自崇禎時有張南垣創意爲假山以營邱北苑大癡黃鶴畫法爲之峯壑湍瀨曲折平遠巧奪化工南垣死其子然號陶菴者繼之今京師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揚惠之變畫而爲塑此更變爲平遠山水尤奇矣

寶誌公墳本在鍾山而今雞鳴山有誌公肉身遺像者明太祖將以鍾山爲陵并欲取靈谷寺以擴兆域禱於誌公得籤詩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莫亂取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尋規矩後終以鍾山爲陵啓誌公瘞用兩大缸合成誌公端坐其中指甲已長繞腰三匝遂遷之於靈谷寺而八功德水竟帶去至今尚在

靈谷寺也後太祖常召太常不至內侍曰遣往靈谷祭誌公去矣乃命卽雞鳴山塑像祭之

楊儀明夏記

唐末黃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賊起事至陷宮闕僭偽號無一不相似後巢敗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自成敗奔於九宮山爲村民鋤死亦無一不同二賊死後又皆有傳其未死者謂巢依張全義於洛陽曾寫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杆看落暉

按此本元微之贈智度僧詩

自成死後

亦有傳其爲僧於武當者又無一不相似乃其敗死又皆以破毀祖墓所致王氏見聞錄巢犯闕有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斬其金統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

黃腰人舉身自撲死道人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巢果敗
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傳中有漆燈漆燈不滅李氏必
興邊大綬爲米脂今亦發其塚果有一蛇遍體生毛向
日光飛出咋咋而墮是日自成卽爲陳永福射中左目
後雖陷京城旋亦敗死是二賊又無一不相似也然皆
因發塚而滅青烏家風水之說豈真有徵驗耶

又黃巢所至殺掠獨厚於同姓并黃岡黃梅等縣亦
得免禍張獻忠亂蜀時亦於張惡子張桓侯廟大有
增飾牛金星以下第舉人作賊凡進士官必殺舉人
出身者不殺後其黨殺一縣令詢知舉人出身乃棄
而奔逃此亦流賊之相似者

張誼宦遊記聞載有白粥一首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
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
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鈎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
分明在裏頭

白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
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
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

白粥詩

豆腐詩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脫盡見精華一輪磨上
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割處
玉無瑕个中滋味誰知得只合僧家與道家

豆腐詩

池北偶談載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謂大禮之議張桂

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朝廷大議出一書生
不勝其憤遂不論事之是非相率力排之其實非至公
至當之論云又引黃毅菴野記矇搜云有不可解者大
禮之議主張桂而詆楊廷和也是阮亭之意亦以張桂
爲非蓋習於前明緒論而不敢創爲異說爾明史謂張
桂之論千古不易諸臣徒見漢宋諸儒之成說而不究
事勢之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眞作史者之卓見
也

池北偶談謂元時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反竹亦反木
里洞反竹溫渤海八種人爲漢人以中國人爲南人
按元時亦有不盡然者初取遼金以遼金人爲漢人繼

取南宋則以南宋人爲南人

邱文莊世史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人素有聞望去之無名乃爲祠祿處之此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也云云然王旦致仕後已嘗爲玉清昭應宮使則不自安石始矣蓋祖宗時本已有之不過一二老臣以示尊禮崇奉之意至安石則增置益濫耳陸放翁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亦有十樣錦之祠祿則庶僚亦得邀此恩例此又安石後所濫加者也

汴梁王金耳弔其師劉文奇詩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

韓翃詩新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此不過屬

對字面好看耳青楊巷在荊州梁何安居白楊巷蕭脊
居青楊巷皂莢橋在楊州晁無咎楊州詩云皂莢村南
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相去數千里湊合有何味耶
雲間某相國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
負之嗔其行遲曰吾相門之子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
胡亦不能行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語聞之董蒼水
尚寶卿王延喆王文恪之子也性豪侈有持宋槧史記
來售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
來取價乃選善工就宋版本刻就其人如期至索價又
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而復來曰
此亦宋槧而紙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取

新創數十部并板亦贈之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震澤王氏史記是也以文恪之清正而其子豪富如此今蘇州布政司署相傳亦文恪舊第四分之一則其富可想矣

京師前門開帝廟籤夙稱奇驗于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玉兔重生所指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遂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

居易錄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忽有

人到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
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可也後某至廟側有老
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其生時常信鬼神曾爲斯廟
廣其祠宇而自爲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
入拜其像宛然

陳叔峰記其事

儀真縣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
潤州王平甫爲守出錢瘞之真潤地相接或卽平甫所
瘞也阮亭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人掌路何人爲弔柳屯
田正指此然按獨醒雜志耆卿死瘞棗陽縣之花山每
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爲弔柳會然則柳墓不在真州也
福建總兵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金地舍

後楊歷官江西提督又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余內
兄張賓公親見之

池北偶談

陳丈人年百餘歲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無他
知事遲回頭早耳

江陰君山以春申君得名其山臨江爲一邑勝境有聯
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

盧仝之死今據戒菴漫筆謂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
寡髮收者以丁釘其顙而去

水南翰記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
祖宗地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至此其地必
不利

宋壺山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
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世不見我見富貴人家
墳往往墓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
變又錢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爲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
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心頭

行過前山又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想應相去無多路

只在靈臺方寸間

亦堪與
家言

成化己丑會試題老者安之三句有舉子破題云人各
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李西涯爲主考批曰若還如此等
着他等一等

湯沐公餘日錄

江陰周岐鳳狂放得罪逃避錢犇諭以詩云一身作客

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

全上

湯沐公餘日錄部曹馬汝弼以失火事罷官陸龍臯慰以詩云非災敢謂池魚及是福終當空馬歸

蕭何封鄧鄧有二音音贊者在南陽音嗟者在沛王楙野客叢書引唐書劉晏傳釋文并引楊巨源賈島姚合諸人詩以證之當作贊音其音嗟者乃誤也云云

全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猶未識其偏旁

居易錄述吳梅村師謂予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詞人
比之劉穆之則知阮亭曾拜梅村爲師也

張詠官遊紀聞元世祖欲吞巴蜀嚴船萬艦阻絕江流
使魚不得下時有張王二守並屯要害百計拒敵不肯
屈服每懸魚竿上以示有餘世祖遂潛師而退釣魚名
山者以此按攻台州是元世祖之兄窩濶台非世祖也
西瓜已見五代史胡峴傳而江以南猶未有種也自洪

忠宣使金移種歸始有之

亦見李
謝漫筆

古辣水用錫罐貯之上刻永樂二年熬造礬重二斤水
八兩香氣酷烈

全上

左蘿石有古辣水詩又有古姓者自號古辣泉云古辣
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之泉釀酒埋之地中取山名古
辣泉

人參背陽向陰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
兒噉今則產遼東之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山海關者

至大辟至上黨參則無有過而問者矣古今地氣不同抑物性有變易耶

今人稱子弟之不成材者曰不郎不秀湯沐公餘曰錄明初民間稱呼有二等一日秀謂故家右族穎出之輩一日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跨越

李西涯有子兆先明敏絕人而好遊蕩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其子歸亦題公書室曰今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公

楊儀明良記

張忠定

延

屢典鄉會試得人最盛其廳聯云門多將相

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一生偶同姓名李出對句云
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應聲對曰費無忌
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

兵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
如廁甚急夏戲之曰披衣數履而行急事急事卽對曰

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常輪也見
齊東野語

張道官遊紀聞安南使入朝出一對云琴瑟琵琶八大
王一般頭腦程篁墩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金山一小沙彌善對太守某出對云史君子花朝白午
紅暮紫應聲曰虞美人草春青夏綠秋紅 一个十字

四个口字

集字

一个口字四个十字

集字

今人謂干謁求財者曰打秋風靖江一縣令得客所送扇題還之曰馬馱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

全上

楊一清童時有某國公與某尚書同席各賜以杯酒一清以兩手接之尚書出對曰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乎飲武乎楊應聲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全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官牆

駢謎路迢迢而非遠石叠叠而無山雷遙遙而不雨雪飄飄而不寒

采石李太白墓過客留題甚多有一詩云采石灣頭一堆土李白文章冠今古來的去的一首詩魯般門前弄刀斧

荷葉魚兒傘蛛絲燕子簾

陳詢出爲同知同僚餞之 今各用三字分合以韻相協以成句終之陳頌云轟字三個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一徑斜高穀云品字三個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云轟字三個直黑出字成黝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黝

一字或去上或去下仍各成一字如章字上去立則下成早字下去十則上成音字 兌 克 惠 晝 糞

黨 黠 葉 蕪 嵩 筴 巢 奔 蒼

上下無異 中申車 四圍無異 田 十 同 井

中去一字爲別字 窮 穹 庥 床 間 間 間

問 屍 尼 痴 疾 瘋 穴 羈 寫 霽

頭角各成一字 由 甲 干 士

中申置上別成一字 田 古 困 杏 因 杏

同 否 同 呂

中一畫在上別成一字 目 百 曲 西 尹

一字易置爲二字者 可 丁 召 切 兩字各異

音同者 賸 核 鍊 怕 銘 眞

水南韋記國子祭酒和詩有以琬弓作弓琬者蓋生嘲之曰琬弓難以作弓琬似此詩才欠致標若是此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天維顯思民亦勞止維汝一稂於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 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

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
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是為馮婦

也無若宋人然 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 斷送一

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 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

天地人 無可奈何花落去晁 似曾相識燕歸來王

水底月如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樊 天若有情

天亦老李 月如無恨月長圓石 江州司馬青衫濕

李 梨園子弟白髮新蔡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

微但嫵媚東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楊 為長者

而折枝非不能也洪 宰予晝寢於子與何誅子貢方

人夫我則不暇洪 孟孫問孝於我我賜也何敢望回

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 實字 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

看 實字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又是呆秀才 實字

莫道南風常向北北風也有向南時 全上

城外俱是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 饅頭由筆

五風十雨梅黃節二水三山李白詩 李西涯程篋墩在采石聯句

祝枝山學佛語作父袋謎無佛 物 不開口開口便成佛

盛 盤多羅詰 結 多羅破多利 最 多佛 物 多難陀 獸

客少主人多 天高皇帝遠

張文潛宛邱集仲夏詩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

熟眠

武侯語
臥龍

此謔當更云湯燂諸葛耳相傳有送鵝及梅

子扎云湯燂右軍二隻醋浸曹公一瓶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爲言於當事延主一
刹又不得意作詩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了頭銜轉不
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此與匆匆不暇
唱渭城相似

爆李婁詩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排
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
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髻斜

俗語作對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

而冷漿

全上

紙書梅花有詩云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亦常開

上全

俗語 精日 鮮令 團日 樂 孔日 窟籠 蓬日 勃

籠 忍日 熬 足日 毅 視日 看日 望 按日 擎

浮日 吞去聲 移日 捕 流日 倘 虹日 吼 竅日 洞

筋日 快 臥日 黨 槩日 盪 跑日 波 立日 站

趨日 跑 躲日 閃日 伴 藏物日 團 熬酒日 頓日 盪

瀉酒日 飾 門開日 閃 非常事日 咤異 喜事日

利市 憂事日 鋪 階登日 僵礫 自誇日 賣弄 首

飾日 頭面 鞵襪日 脚手 器日 家伙 取物日 擔日

拏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明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上悅賞以冠帶一貢
生夜吟云十載寒窗下何如一盞茶帝適聞之應聲曰
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全上

劉欽謨至一僧寺僧不答劉問何禮僧曰我釋教不答
是敬汝劉偶見一戒方取擊僧首僧問何故劉曰我聖
教打是敬汝

全上

伍文定與知府出行見牆頭露出一少艾知府出對曰
牆內桃花露出一枝難入手伍對曰園中梅子不消幾
个便酸牙

全上

正德三年會試王鏊梁儲爲主考官教坊演戲一人問
曰今年會試文何如一人答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如

何得好文章

金星士有勸世詩有生有死自家知人不同頭也是癡
傀儡一場雖好看一憐終有散場時

一字易置爲二字者可丁召明古右字異音同者總相
鈐

借刪朱子中庸首節章句

朱子註天命之謂性三句不知費幾番參究然後落筆
固已無復可議而愚竊尚有未安者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
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第思孟子云大之性牛之性卽同是物類已不能同性

況能與人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乎蓋物之中清濁本不同有與人性相通者如蜂蟻君臣虎狼父子烏反哺羔跪乳雞司晨犬守夜牛負重馬健行是也聖人因得而品節之如牛穿鼻馬絡頭皆馴而服之非必棲鳥於泉蓄魚於木而後謂之品節也有與人性不相通者如豺虎之暴蜂蠆之毒跋行驟息蠕動甚至虺蛇梟獍亦何莫非率其所賦之自然而所謂理者果安在乎況又有五常之德乎聖人於此亦惟有如周公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固無所施其品節之方物亦不受聖人之品節也益可見人性物性不可混而同之也子思專就人身上指示性理故言無弊朱子從陰陽五

行根源說下故不得不兼人物而言既兼人物而言又
於人所得天賦之理處不另爲劃清故語多窒碍也今
僭刪數字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應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之生刪一物字因各得其所賦
該節之理以爲健順二字亦可刪五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如此註
常之內自有健順也解似覺意圓而義密至於末節有萬物育焉之句則又
是人道之極功而非謂人物初生時同得天理之全也
愚陋之見未知然否

題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

是集久無刻本余從江陰葉保堂明經處借得抄本頗
完善一再讀之知其生長於元末明初與楊維禎倪瓚

袁凱輩相友善而始終不仕蓋自托於元之遺老欲以
隱節自完故其爲詩大槩以扶植名教激揚風義爲主
如余闕李黼石林宜孫陳友定達識帖木兒等捐軀殉
難及他節婦孝子義士無不各有小序以表之嘗勸
張士誠降元授官太尉詩中卽以張太尉稱之其後士
誠僭僞號則不復齒及蓋隱援陶淵明甲子紀年之義
亦可見其用意所在矣古體詩音節高古時有漢魏遺
韻近體亦老成樸實不落纖佻固不屑與羣悅家爭工
鬬靡也保堂以鄉人輩遣墨不忍聽其湮沒將付梓以
傳可謂能扶大雅之輪矣

河套

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地在黃河南
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饒水草明初設東勝
二衛永樂後以地遠難守遂廢爲旣脫正統十四年有
額森蒙古寇寧夏留千餘騎於其中然尚未爲所佔據也

天順間有阿勒楚爾

舊名阿羅山

潛來居之又有伽嘉色楞竊

入套將爲久居計王越等往勦雖屢捷而寇據套自如
伽嘉色楞又糾元裔們都將居套內稱汗成化四年項
忠討滿四恐其乘冰凍與套寇合乃急攻獲滿四可見
是時寇久已居套矣成化九年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大
捷寇始徙北去西陲得息肩者數年成化十一年余子
俊以延慶地平易寇屢入套我反居外寇反居內故築

邊牆千七百里以限內外宏治元年小王子漸入套中
田沒爲寇宏治八年韃靼北部伊果刺伊木王等入套
駐牧于是小王子等相倚爲邊患小王子居東方號土
默特其分諸部在西北者曰濟農曰諸達二部據有河
套時入寇濟農先入諸達自豐州來會之相倚爲邊患
總督劉天和擊敗之然終未逐出後濟農死諸達獨盛
嘉靖二十六年諸達求封貢詔不許時曾銑上言寇居
河套將百年出套則寇寧夏三關入套則寇甘固應請
水陸並進三舉則寇不能支當遠徙矣帝方嚮之而帝
意忽中變故嚴嵩得以陷銑及夏言於大辟究而論之
套地水草肥美自永樂棄廢之後又無漢人居之故寇

得竊據其始猶未敢據爲巢穴中國每歲發兵搜奪其
時寇常爲客而我猶爲主迨後駐牧旣久寇且視爲故
土彼反爲主我反爲客矣今套地實卽鄂爾多斯守藩
服惟謹與四十八家蒙古及喀爾喀諸部落長爲不侵
不叛之臣自無庸罪之他徒然則駕馭外藩固在朝廷
之盛德使之不敢生心也哉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初二
日因順廟有蘭河套一勘因畧考套中屢委於此

假印大案

嘉慶十四年冬有竊吏蔡泳受王書常吳玉等私雕假
印憑空捏造事由向三庫及內務府廣儲司庫共十四
次并詐傳諭旨稱欽派辦工大臣姓名用偽印文書

咨行部院衙門以致各堂司官被其欺蒙給發銀兩有
商人王國棟亦以工程在廣儲司庫領銀看出假印事
遂敗露

皇上念此案干涉大小官員甚多惟恐稍有枉濫默禱
於天正當節屆近年天氣開朗瑞雪應期因卽照軍機
大臣所擬蔡泳受王書常吳玉珍卽處斬仍先刑夷一
次再行正法并傳集各部院書吏環視俾知警懼其爲
從之謝興邦南曾祺秋後處決餘犯陶士煜等七人發
黑龍江爲奴其失察之堂司官分別黜降有差

海盜來降

閩粵外洋自盜首蔡章倣擾滋事海氛不靖已十餘年

卒後爲官兵所擊溺死繼有朱漬爲首者又數年漬死其弟朱渥獨不願爲匪嘉慶十四年冬率黨三千三百餘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

帶

本名郭學顯

張保仔二股船數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帶亦

願爲良民張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與保仔奮勇鏖戰殺其夥黨百十人擒獲三百餘名自率其衆五千餘人亦於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內港赴官呈獻並繳大小船七十餘隻炮四百餘位閩浙總督百齡具奏其事

上嘉其悔悟自新賞給郭婆帶官把總令其隨同捕盜又同時有盜首東海霸陳勝等四百餘人亦帶領船隻炮械來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機勦捕又殲賊六七百人

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許盜賊今據邸報投首及擒獻賊
斃者不下萬人真

天子如天之福自此東南數省當長享清晏之福矣

舊曝雜記

陽湖 趙翼 雲崧

高名衡

王阮亭居易錄記明崇禎中高名衡工詩畫嘗在京畫
白練衣內有花二十五種寄其夫人張氏并題五七言

絕句

錄中載
其四首

以爲風雅中人按名衡字平仲以御史巡按

豫省劾熊文燦表薦孔貞會爲其所愚專以撫流賊遂
致誤國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來攻汴梁名衡偕推
官黃澍祥符縣王變總兵陳永福等拒守七晝夜賊退
去名衡出豫按代李仙鳳爲豫撫是年十二月自成又
攻汴名衡偕陳永福及巡按任濟等不解甲者四十晝

夜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賊放火藥攻城爲浮土所殲而退三月賊再來攻以必拔爲期築長圍困之直至九月十五日朱家寨馬家口黃河兩路大決汴城全淹始獲周王以出仍回城拒守帝念其勞得以乞病歸錢謙益記其守城詩所謂心同石礪俱糜碎身與金錢總棄捐者也則名衡實爲封疆勞臣何以居易錄絕無一字及之但云守汴有功而已

駱養性

王阮亭池北偶談故明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崇禎時熊開元姜埰以言事下錦衣獄一夕帝御筆諭養性與祀絕命養性附奏繳御筆謂言官有罪當明正典刑

今以昏夜殺二諫官臣不改奉命適帝意亦解遂得不
死按東華錄養性入 本朝順治二年爲天津總督奏
請田賦悉照明代原額其遼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練
餉七百三十萬一概刪除得 旨允行是時天津尚沿
明季設有總督故養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餘
萬之加賦可謂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我 國家萬年
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是養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
阮亭乃反遺之未免舍其大爾諱其細阮亭又謂宋荔
裳猶及見之而不言其現任官位蓋已致仕退閒矣
駱養性掌錦衣衛乃周延儒所薦也後背延儒與中
官結反刺延儒陰事皆上聞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賜

死

王承恩

崇禎帝綏煤山時從死者諸書所記不同馮夢龍甲申紀聞謂太監王之心程源孤臣紀哭謂太監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記謂司禮監王之俊紳志略謂王之心從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盡陳濟生再生紀畧謂王之心從死其司禮監王之俊則被賊追賊時自盡王世德崇禎遺錄謂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監王之心栗宗周王之後三人帝綏王之心從死宗周之後獻太子二王於闖賊是皆無王承恩姓名惟徐愛得日星不晦錄謂太監王承恩於十九日綏死然不口從帝同縊國事

補遺及國變錄則謂帝與王承恩對面同縊今明史載同縊者係王承恩蓋據我朝順治十一年上諭褒卹明季殉難諸臣十六人內獨有太監王承恩其時鼎革之際明末內監多有在宮禁執役者我

世祖章皇帝詢得其詳故獨褒卹之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以熊賜履等所進明史稿載王之心係屬錯悞特命改王承恩可見稗官小說多有不可盡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時考訂必求確核真可傳信千古按吳梅村所輯綏寇紀畧補遺獨載帝與王承恩對縊於壽皇亭內監皆未知因御馬至山後斃草一瑞識之始尋得云梅村成書在順治壬辰比

世祖褒卹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輯已得其實可見其臨文不苟矣

張家玉

明史張家玉傳闖賊陷京城家玉抵書罵賊被縛去長揖不跪賊以殺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實父母尚在粵也然諸野史所記皆無此事燕都日記謂家玉上書闖賊請表彰死節諸臣賊始而欲腰斬繼而免罪仍署宏文院日星不晦錄家玉名下註罵賊綁出要剮旋放劫灰錄謂家玉年少貌美聲巨詞辨賊曰吾殺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釋之家玉恐不得脫乃轉爲文譽賊乘間南走惟紳志畧謂家玉上書罵賊請賓而不臣

賊怒欲劓之顏色不變乃釋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
拘其父母乃跪云是爲親屈膝事非無因然諸書皆爲
之諱則以家主歸廣東後起義興復百折不回死猶不
肯以頸血汚敵手其大節固已卓著此等權宜營脫之
處固可畧而不論也至修明史則不妨瑕瑜互見耳
華蘭芬燕邸日抄亦謂家玉已極口罵賊矣綁出要
劓遽爾回心爲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鑑輯覽以家玉
曾謁闕賊廷議不予諡

湯若望南懷仁

余年二十許時閱時憲書卽有欽天監正湯若望監副
南懷仁姓名皆西洋人精於天文能推算節候然不知

其年壽也後閱蔣良騏東華錄則湯若望當我朝定

鼎之初卽進所製渾天星毯一牀地平日晷窺遠鏡各

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順治九年湯若望又進渾天星

毯地平日晷儀器

初日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欽天監正則本朝所授官也是年又賜太常寺卿管欽天監

湯若望號遠元教師又從欽天監正監太常卿銜

康熙七年治厯南懷仁一奏監副吳

維垣所造八年時憲書十二月應是九年正月又一年

兩春分兩秋分種種錯悞遂革惟垣職授南懷仁爲監

副按國初至余二十許時已一百二十餘年而二人

在朝中已能製造儀器必非少年所能當亦在三四

十歲則余識其姓名時蓋已一百五六十歲矣後閱明

史徐光啓傳以崇禎時厯法舛訛請令西洋人羅雅各

陽若望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卽以崇禎元年戊辰爲厯元是崇禎初已有湯若望則又不止一百五六十歲嗣後又不知以何歲卒也

明史外國傳西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如徐光啓輩是也

牛金星

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與謀議帳中後私歸取其妻子爲族中送官坐斬得減死論自成又得之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說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創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

民間并爲之分等威申職守創官爵名號大加置署自成既僭號拜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及自成自京師敗歸陝金星子佺爲其襄陽府尹金星隨自成自陝南奔其同黨宋獻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佺於襄陽此綏寇紀畧所記也以後不知下落料已失勢死矣及聞王阮亭池北偶談則金星又嘗爲我朝京卿蓋奸宄之雄見自成勢盛妄思爲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歸則背僞主而仕興朝尚爲得策也

洛陽伽藍記

佛教之入中國已見陔餘叢考今按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晉永嘉中洛陽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內外共一千

餘寺其最雄麗者爲永寧寺後魏靈太后胡氏所造浮
圖九層高九十丈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門達摩遍歷諸
國謂閭浮提所無也 按白馬寺漢明帝遣人向西域
求得四十二章經以白馬馱來因以爲名此一寺最古
後魏顯祖好浮屠之學國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實自後
魏始 報德寺孝文帝所立爲馮太后薦福 景明寺
永明寺瑤光寺皆宣武帝所立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
爲其父母追福 胡統尼寺太后姑所立 景樂寺融
覺寺 中覺寺皆清河王懌所立 尼寺彭城王
勰所立 平武穆王捨宅所立 龍華寺廣陵王
所立 宣忠寺城陽王徽所立 高陽寺高陽王雍之

宅雍爲爾朱榮所害故爲寺 道光寺東平王畧之宅

建中寺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 長秋寺劉騰所立

吳寧寺司徒楊椿所立 又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

侯第宅多題爲寺故列刹相望 龍華寺衆羽林所立

菩提寺西域人所立 法雲寺西域烏傷國沙門摩

羅所立 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燉煌人宋雲向

西域取經惠生有行記亦載伽藍記內 按佛教旣無

益于身心性命又無益于國計民生不知何以風行若

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爲所惑然其始亦必

有奇異動人之處是以所至皈依如晉書載記內所誌

而經解難臨刑枷鎖自脫之類大槩或竟有其事卽如

伽藍記所謂盤陀國王捨位與子向烏傷國學婆羅門
呪四年盡得其術還復登王位就池呪龍龍變爲人向
王悔過實足駭人觀聽是以人皆信嚮到處崇奉烏傷
國有如來晒衣處龍王寺有如來履石之跡婆樓城有
如來投身餵虎處王城南摩休國有如來剝皮爲紙拆
骨爲筆處再西行五日有如來捨頭施人處辛頭河有
如來作摩竭大魚以肉餵人處有如來挑眼施人處雀
離國有如來爲尸毘王救鵠處那竭城有如來浣衣處
雖皆出于附會然能使天下人人附會必非無因蓋佛
教多在呪語偈語如張道陵在鶴鳴山造符呪傳之至
今猶有驗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圓夢等技雖不識字人

習之亦能驅使鬼神不可盡以爲誕妄也世間萬事無不有豈可以方隅之見概之哉

庚申外史

權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順帝爲宋德祐帝之子一事最爲斟酌得宜謂之真則無確據謂之假則當時朝野咸有傳聞故開卷卽書文宗崩遺命以明宗子妥僊帖木兒爲嗣此順帝得嗣位之由來也下又敘明德祐帝入元封瀛國公瀛國公幼君也旣長願爲僧于白塔寺中號合尊大師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出游過其地憐其老且孤留一回回女與之延祐七年女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

上有龍文五采物色得之乃問瀛國公曰子之所居得
母有重寶乎曰無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爲
子并載其母歸是雖未明言此子卽安權帖木兒而明
宗先有子懿璘只班立未踰月而殤此外別無他子則
卽安權無疑也順帝入卽位後又載尚書高保哥奏言
昔文宗在時嘗述明宗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
問當時草詔者何人虞集馬祖常以文宗御筆呈上乃
捨而不問是又明順帝非明宗親子則其爲瀛國公遣
體不待言矣故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各有記述并
詩歌而權以衡此史子真贋疑信之間可謂措詞盡善
矣至其敘至正元年京師大飢戶部遣郎官求糧於擴

廓有普賢奴謂使者曰他將帥出師皆朝廷供給芻糧
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費朝廷一錢乃來求
糧耶參政張至道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
飽飯吃乃運五十車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亂始有
額上紅軍起十三年額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起義兵
克復汴梁其養子擴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
豐刺死始統其父軍安得以微糧事繫於至正元年且
張至道謂三十二年天子則應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
事何得倒置耶

綬冠紀畧

吳梅村著綬冠紀畧一書記明末流賊之禍仿蘇鶚杜

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題雖不免小說家纖仄之體而記載詳贍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其大者朝章國典兵制軍餉勲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國變後諸臣死事之忠節無一不廣搜博採甚至流賊之混號亦詳其氏名并賊屬之僞官亦註其姓字不知當日何以有如此許檔案作爲底本蓋直聚崇禎十七年邸報奏疏部議一一考核又參之以傳聞揣之以情事而後成書其自敘謂北都之殉難者以宏光中禮臣表忠之疏爲鵠而緒聞佐之豫省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鵠而緒聞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則有陳禧之甲申上谷紀事其他各省訪輯詳載雖滇黔邊

齋亦搜剔不遺其心力可謂勤矣每卷後又各有論斷
文筆雅潔各成一則古文又可見其深於古學也

補遺內爲項木心煜周介生鍾力辨其從賊之冤謂
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煜於四月十八日已到南
都宏光卽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時何地可
以從賊鍾本篤厚友悌人不死實大負生平乃元末
紅巾有姦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現
載陶九成輟耕錄忽移以誣陷鍾入之爰書遂至正
法此何說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氣類未免意存
迴護及觀第九卷李自成僞官如宋企郊輩煇陸之
邢張璘然喻上猷揚王休黎志陸史可鏡等內悉史

二人皆當時名士而皆直書其從賊不諱并謂可鏡
在省垣有聲降張獻忠爲長常辰巡撫官軍械至南
都伏法則因其從賊者之必書可以知不從賊而誣
爲從賊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國禎列於正祀武
臣七人之內書云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
公國禎自註云襄城之死稍後矣然不屈而死祀之
可也進侯則過矣云云然明史李濬傳謂國禎被執
卽降旋以拷賊自縊死則謂其不屈而死者誤也想
梅村先祭禮臣表忠之疏書於正祀武臣內後知其
拷賊縊死故又於贈劉雪舫詩內有寧爲英國死不
作襄城生之句可見其一字不假易矣

補遺內有云蔣德景李建泰范景文視從前之充位者相去遠矣下又云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師出京疾甚不能軍保定官紳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見勢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即以活一城生靈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於賊是亦可見其直筆

卷十內張獻忠有愛將皆養子共十人撫南將軍曰劉文秀安西曰李定國定北某軼其名而平東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龍張能馬元利等共八人獻忠將盡屠蜀人平東力諫曰王轉戰二十年所過屠滅無寸土今出萬死得斯土庶幾可立霸業今又屠之

某等何用生爲願先百姓死獻忠乃止獻忠諫自蜀入
秦平東又爲之破馬嶺於漢中是平東者既能爲獻忠
止殺又能爲獻忠禦侮實盜賊中之賢者梅村何以不
著其姓名按獻忠愛將十人內尚有孫可望白文選
今恭讀

御批通鑑 輯覽乃知平東卽孫可望定北卽能奇而
僞都督則白文選也梅村不直書蓋可望後爲李定國
所敗降於我 朝封義王其子猶襲封慕義公想梅村
著此書時可望正官於 朝不便明其出自盜賊故諱
之耳

白文選後隨李
定國死於糧餉

明史孫傳庭楊嗣昌左良玉及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

傳大槩多取之於吳梅村綴諸紀畧益梅村於順治九

年卽輯成此書而本朝修明史則在康熙十七年以

後時天下野史碑乘碑誌之類皆送史館故明史於此

數傳皆以紀畧爲底本其間稍有不同者卷七內楊嗣

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縊死卷八內亦稱嗣昌縊死

此未免岐誤御批通鑑輯覽則云楊嗣昌自殺又自

崇禎十四年以後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據紀畧謂是

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陳永福等拒守七晝夜

賊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撫其後兩次拒守皆

巡撫任內之事而明史謂三次皆巡撫高名衡拒守益

大皆名衡拒守故下復分通鑑輯覽則初次守城係名衡巡按

別巡按巡撫以省文耳

任內之事後二次守城乃巡撫任內之事與綏寇紀畧同

綏寇紀畧卷九予自成入西安長安知縣吳從義死之乃卽此卷內隔五頁又云自成封吳從義爲太平伯自成敗回陝從西安逃出時吳從義尚從之至武昌豈兩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

明史

謂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延賊

入

紀畧

謂太監張永裕開齊化門延賊入是時賊兵多

各門皆有攻擊不止一處也

京師陷

明史

謂宮女魏氏投河死從者二百餘人而不

及費氏

紀畧

謂宮女費氏爲賊將所得將成婚費氏以

刀刺殺之亦不及魏氏

蓋本兩事各記所紀通鑑輯覽魏氏費氏俱載

李自成之死

紀畧

謂通城九官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

謀捍衛間并自成以二十騎上山又止其二十騎自成以單騎入拜不能起山民疑爲劫盜取鋤碎其首既而見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卽賊首自成也

明史

則謂自成率二十騎掠食爲村民所圍不能脫自縊死或又云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自成腦中鋤死此數事亦微有不同其餘皆符合而

紀畧

凡十二卷

明

史只以三四十頁括之可見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疇馳驅勦賊自崇禎二年至十一年無一處不身在行間而

明史

所列勞績尚不如

紀畧

之詳則正史與

野史體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親兵曰都虞候以勇士爲曳落河以番部爲典屬國以汎地千把總爲候尉吏以撫降者爲安集榷以闖人爲監頭鬚此則過求典雅而反近于街博也

聞之故老云明崇禎十五年松山爲我朝兵所敗

傳聞督師洪承疇已殉難崇禎帝卹典極隆賜祭十

六壇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狀散弔客方祭第十四崇

禎帝將親祭

通鑑輯覽謂賜祭十六壇

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

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敗總督洪承疇諭降天

一誦崇禎祭承疇文以愧之承疇入本朝爲江南

等省經畧又爲川湖雲貴經畧歸歿于京師其子弟

又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事即從從 本朝入關起有
輕薄子得其兩行狀訂爲一本以作笑端云 按承
疇厯官惟在前朝勦流賊最勞勩 本朝國史未必
敘其在前朝之事類 紀畧 一書纖屑備載蓋其在前
朝實有鞠躬盡瘁之忠不可泯沒者不必復責其半
途失節也

冒賑大案

嘉慶十三年淮揚大水

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賑濟災民有山陽縣王仲漢冒
開飢戶領賑銀入已上司委試用知縣卽盟李毓昌查
賑毓昌新進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鄉村查出浮開飢

尸無數仲漢懼許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餞別是夕毓
昌暴卒於公館淮安府知府王穀來驗口尚流血竟不
問以頸有繩繫遂以自縊報家人李祥顧祥馬連陞皆
雇募長隨并仲漢撥來聽差人包祥亦長隨也棺斂畢
皆散去未幾毓昌有叔李泰清來省視見遺衣有血痕
頗疑之密訪亦有所聞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
具奏

上命山東巡撫吉公提屍柩來濟寧檢驗口內尚有血
痕通體骨青黑的係中毒捕獲五長隨鞠訊乃知仲漢
賄囑諸長隨乘其主酒渴飲以鴆又繩繫頸若自縊者
上大駭怒以爲從來未有之奇諸長隨皆凌遲處死內

手灌鳩之李祥解至毓昌墳上先刑夾一次剗心以祭
其王顧祥馬連陞先責四十板包祥創謀亦先刑夾一
次王伸漢斬決梟示先驗屍之王穀以得贓亦斬決其
餘查賑狗隱之同知教官皆連坐分別定罪加贈李毓
昌官知府其繼子李希佐 欽賜舉人一體會試赴京
控告之李泰清亦賞給武舉人又 御製五言排律三
十韻以旌異之 頒詔天下各地方官諒無不警惕矣
或者慮將來地方官因此遂不敢報災辦賑不知

聖天子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豈肯因噎廢食
惟回來辦賑之法本尚疎畧蓋徒察弊於事後而未能
杜獎於事前也放賑時雖有委員監放既賑後亦有委

員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隱或分肥終屬有名無實救荒之策究莫如減價平糶多設廠座俾遠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販倉穀不足則買運以續之此最爲實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災重必應發賑者飭各地保開報飢戶官爲核實卽繕寫姓名凡一州縣之內各鄉必有村鎮聚集之所計不過數十處發賑之前先將飢戶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賑期之久暫分貼此數十處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見之事後抽查亦易見虛實則地方官自無從浮開飢口卽無從虛領賑貲不防弊而弊自絕

聖主可無慮官吏之中飽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匿災

不報或轉致滋事也

明末職方郎李繼禎疏言國家發金錢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所得不止數十萬金錢也今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將來必至從賊者無限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錢與他日借出之錢孰多不待詞之畢而可決矣又官允李明睿疏言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用急時與十錢不敵一錢之用

銀杏樹

嘉慶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學大銀杏樹一株腹中忽發火從隙處迸出青綠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

日辰刻方熄樹仍無傷葱鬱如故按李戒菴漫筆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學銀杏樹西南一枝忽火發發中燄燄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樹亦無害未知今被火之樹卽嘉靖中被火之樹耶或謂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學有華輪中解元今歲非會試之年俟日後驗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僭號

見吳越傳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僭號

見庚申外紀

頭有肉角

梁武帝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蕭俛見其頭有肉角長寸許是異余亦曾見二人一江甯阜陽湖人一

徐姓嘉興人頭上皆有肉角高寸許年亦皆九十餘蓋壽相也然二人皆貧苦皆無子則亦非吉徵

八仙

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爲八仙後蜀孟昶生日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瑣也詳見黃休復茅亭客話又圖畫

見聞志作李阿長壽仙

居易錄

居易錄載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得乃相約弓矢射之馬被創逸去衆隨血跡尋之至周皇親墳一石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卽此馬也余遠祖廉使公

諱啟明景泰甲戌進士任至山西按察使

諭榮亦有此異相傳每

稻熟時輒稅而不實但夜有碓米唱山歌聲居民跡之
乃墳上石人也遂仆之至今尚臥田中余欲重起之居
民懼再爲田禾祟哀懇勿立乃聽之

長水日抄云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間盡令焚燬及宣
和間上自搜訪一紙直萬錢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
石橋銘譚楨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梅書云字幽人釋子
寸紙尺幅皆重購歸之是坡書翰不待南渡始貴重矣
慶遠人李文鳳月山叢談載廣西鎮安府五指山與交
趾相鄰產水精彌望如雪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長至丈
餘云余曾作鎮安守其地無所謂五指山亦絕無水精
况長丈餘者耶

嬾婦狀如豪豬入海化爲魚名奔鯨取其油作燭飲酒
則明讀書則暗安宅其地無祀惟止龍山亦鯨潭也
晏公廟許陝望城鎮其口皆古堤前山其上有
晏公廟昔人以爲江中棕繩詐旌陽以祛却孽之遂稱
正神云按國憲家醊載豬鬃龍裏有老漁問其姓曰晏
也明太祖曰昔拔我於覆舟山云是晏公乃封爲神霄
王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而不云棕怪
以水大和尚東莞人結廬山寺寺大隆開創
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號曰大和尚今沙門出世領衆
者例稱大和尚自澄始云今

招安梁山漢楊文

居易錄載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滌楊文有掣獲
宋江者賞錢萬萬貫掣獲盧進義者賞百萬貫掣獲關
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等者賞十萬貫掣獲董平李
進者賞五萬貫有差今葉子熾有萬萬貫千萬貫百萬
貫遞降皆用張叔夜楊文也又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
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又七修類稿言錄鬼簿鍾繼先
作於此傳之事尤多

文徵明方竹杖跋語云予今年八十七矣而背未駘髮
未黃燈下猶能爲蠅頭細書作畫猶能爲徑丈勢不自
覺其爲老也

康熙辛巳御史張琰疏請毀明逆閹魏忠賢西山墓及

華表碑碣得

旨速行

李福達匿常州楊七郎家酒間能呼屏風上美人下地
歌舞郡倉後深潭有蛟爲祟太守請捕之作符令童子
入水卽持蛟出乃殺之付廚作鮓甚美又在華亭朱尚
書家一日告別云往京師并求兩僕同行既抵京卽令
二僕歸後尚書方飲酒李忽從空而下又留住經年乃
去

盤山拙庵禪師誦白衣觀音咒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
僧但塔只哆多唵伽茄囉挫伐哆伽囉伐哆伽訶而伐
哆囉伽伐哆囉伽伐哆娑訶屠

阿魏散治骨蒸傳

寒熱羸弱喘嗽方亦載續夷堅

志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剉廿
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
隔夜浸藥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服時分爲三次
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許時再一服丈夫病用
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
穢之物勿令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諸冷硬食物
服一二劑卽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
卽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蟲皆如人髮馬尾之狀病卽
瘥又云此方得自神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俞字彬
叔傳吐利後虛羸童便不安以茯苓湯補之白茯苓茯
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三錢龍骨二錢防風二

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剉爲末生乾
地黃四錢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
如人行五里許時更一服謹避風寒若未安隔日再作
一劑已上二方須連服之

又云治發背船疽一切惡瘡初起時採獨科蒼耳一根
連葉蒂子細剉不見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
碗如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吐山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如
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傅之京兆張伯玉
榜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 又治一切惡瘡服瓜蒌方
懸萎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紋細者佳
切用白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見銅鐵患在

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亦見續夷堅志又云張戶部林卿說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病瘡先疏利次用瓜蒌方日以乳香棗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自無不愈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三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治瘡不論久近卽愈

魏象樞初無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蓮子遂生子李奉侍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食河豚中毒者陶九成錄方或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又槐花炒微黃與乾胭脂各等分搗粉水調灌卽效

于總憲

傳三秘方云皆有奇驗治噎食倒食症一

方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飯食之八日不飲滴水效又一
方用虎肚燒末存性好酒調服效治傷寒症用糯米棕
無棗者和滑石末礮成錠爆乾燒炭浸酒去炭熱飲之
七日內者卽汗七日外者次日汗

碧玉露漿方中秋前後用無五梔子青布數段每段長
四五尺五更時於百草頭上將細竹一根掠去蛛網乃
用青布繫長竹上取草露水絞在桶中絞至布色淡則
另換青布陽光一現卽停絞所取露水用甕罐貯之用
男乳一杯蜜一杯參湯一杯露水一飯碗和勻綿紙封
口次日五更燒開水三大碗將此和勻之露水隔湯熟

熟緩緩服之治虛勞症極效

撲打損傷方以十一月採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
野菊花一兩加童便無灰酒各一碗同煎服立效

又一方取未退胎毛雞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加皮
傳傷處接骨如神

治失血症方取未熟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
去酒取柿食之奇效

麥粉用陳醋熬膏貼無名腫毒神效

宋劉昌詩治喘方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三
兩去核用肉二味爲籠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一
半入鴈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

治男婦氣血虧損喘嗽寒熱重症用人參一分真三七二分共爲末無灰酒調服三煎三煎皆如前日服三次有奇效

治腫毒初起取雞子用銀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黃三錢研極末入之仍以簪攪極勻封孔入飯內蒸熟日食三枚神效

居易錄謂蛤蚧出蜀中雌雄相抱婦人臨蓐握掌中兒卽易下余守鎮安其地最多雄聲蛤雌聲蚧能有十二聲者爲上狀如蛙而有青綠色多在石縫中以竹片撈之輒來嚙嚙則至死不放其力全在尾然不能雌雄並獲藥肆所售必以對者乃以兩枚托爲成對耳非真對

也誌云能潤肺補氣壯陽余爲守時有僕人路陞病癆
瘵症每日和肉食之半月全愈矣

有人病溺不下求於乩仙判云牛膝車前子三錢共五
錢同剉爲麤末將來白水煎空心服之果愈

固齒及血衄方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去黑皮
并子入瓶黃泥封固用炭火五六片煨令炭盡入白僵
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爲細末早晚用

爛眼邊單方

先洗眼川桑葉數張燈心三十寸紅棗七枚明礬一撮
泡湯洗淨用猪苦膽一個白蜜四文猪苦膽畧割破白
蜜灌下用棉線結口貯在茶杯隔湯煮之片刻用羊毛

華搽爛眼皮邊卽愈除根

神效洗眼方

昔揚州有一趙知府年九十有餘患眼疾雙目不明二十年矣後遇陳八相普長方用桑白皮不拘多少煨過存性將水一碗煎至九分澄清洗眼不至一年內如童兒一般長方不可隱藏在家若不傳出家貧壽夭

洗眼日期開明於左

正月初八 四月初八 七月初八 十月初十

二月初十 五月初五 八月初五 十一月初十

三月初五 六月初七 九月初三 十二月初八

若閏月望日洗亦可

若有善信君子抄寫此方傳出世者功德無量浙東
句章童廣凌刊送

桑葉洗眼方

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用十片
水一碗於沙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日齋戒忌葷酒
正月初五日 二月初一日 三月初五日 四月初八日 五
月初五日 六月初七日 七月初七日 八月初八日 九月
三十日 月小則廿九日 十月初十日 十一月初十日 十二
月初一日

人被火燒皮肉焦爛出蟲如蛆者用杏仁爲末敷之卽
愈

有老人九十餘某公嘗問何以得壽答曰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求子之法婦人服四子湯男子服四物湯候月經淨後入房左手足用力精過後令女人亦側左身而睡益男血女氣常各不足故各補其所虧也

治喘方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共二味爲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

居易錄

治腫毒初起方取雞子用銀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黃三錢研極細末入之仍以簪攪勻封孔入飯內煮熟食之

日三枚奇效

全上

高郵一學官自言少患血症用青布非五倍子染者于
荷稻或草木上接秋露最潔者以麤餅盛之分作十八
碗作三次服每次大碗入人參湯五分冬蜜人乳各一
鍾煎服久而益健

卷六

治疫氣傷寒等症麥門冬三錢烏梅三枚棗三枚芫荽
梗三十寸燈心三十寸竹葉三十片煎服

全上

梧州鯖魚膽治眼疾立效山羊血治血凝亦神效

全上

治跌打損傷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
每野菊一兩加童便無灰好酒各一碗同煎熱服

全上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雞一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
加皮傳傷處接骨如神

全上

治失血症未熟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九沸去酒取
柿食之神效 全

麥粉不拘多少用陳醋熬膏貼無名腫毒神效 全上

魏象樞無子或教以每晨空心服建連子遂生子李奉
倩亦服此有效

空中木通連白葱須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有效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
碗煎至一碗不論久暫即愈

黑豆丹方用黑豆五斗洗乾後蒸三遍去皮又大好麻
子三升浸一宿取出亦蒸三遍令開口去殼用豆五升
麻子仁三升先搗豆黃爲細末再搗麻子仁極細添下

黃勻作丸如拳大入甌內蒸過從晨至夜參子時住
大曉出甌至午晒乾搗爲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爲度
得食他物第一頓七日不飢二頓四十九日不飢三
日且不飢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矣渴則飲
汲水或大藤子漿若要重吃他物用葵葉子研細末
湯冷服下亦可 成務漫筆

一切發背毒癰用蝦蟆肝一個銀硃五分再用好墨
磨搽甚效 蝦蟆山筆

菜地曲蠶泥水調治狗咬瘡 全上

翻胃病用梨一個以箸鑽一眼入胡椒一粒紙裹灰
煨熟去椒食梨三五個試之極效

治積塊用白頭老鴉以青蘄一二碗煮食其肉將骨磨末麪糊丸酒下

治喉閉方用梧桐子一二十粒研細加少醋服下痰自愈

治心疼青蘄半盞長流水半盞調服

治男婦氣血兩虧用人參一分真三七觔二分共爲末無灰酒調服二煎三煎皆如前服三次有奇效

土虺蛇傷人最毒用水牛耳中垢膩塗咬處甚效或急摘桑葉取白汁滴傷處亦效

治鶴膝風用碗鋒界破蝦蟆腹留縫不可縛置患處待動

待後時蝦蟆受毒輒死再易一枚不過兩三枚即愈

治發背川蒼朮去黑皮加地龍即蛇鹽梅即梅等分搗成泥

豬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傳是孫真人方

黃甲刮極細末點目中去翳甚妙

治湯死者急以鳴血灌之可活

治瘋狗毒蛇咬傷者以人糞塗傷處極效須新糞乃佳

戒菴

治廣瘡用乾荷葉濃煎當茶吃六七日即愈全上

治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戒菴

治病眼用石礬水磨之有腥氣塗兩眦能已相
居易錄

欽賞三品職銜准重赴鹿鳴宴謝摺

原任貴州貴西道臣趙翼原任刑部郎中臣姚鼐

爲恭懇代爲奏謝

聖恩事奉

上諭本年庚午科鄉試據廣厚奏江蘇省原任貴州貴西道趙翼現年八十四歲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現年八十歲均係乾隆庚午科舉人循例懇請重赴鹿鳴宴等語趙翼姚鼐早年登第耄齒康強賓興際周甲之期壽考叶吉庚之歲允宜加錫恩施以光盛典趙翼着賞給三品頂戴姚鼐着賞給四品頂戴俱準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儒至意欽此臣

翼臣雖竊自思樛櫟菲才草茅陋質昔年入仕曾
無補於涓埃中歲歸田但專營於著述猥以林居
晚景適逢鄉舉初程蒙

皇上寵加舊秩以賞銜准隨新班而赴宴禮筵有座聽
廣樂於笙簧章服增榮耀襴衫於黼黻與作人之
化彌知

聖壽之無疆遊化日之舒又及引年之優賜
恩施非望感切難名惟有咏歌太平虔祝

神報教兒孫經書奮迹世篤忠貞率鄉里孝弟力田各
勤耕鑿以期仰報

高厚洪慈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伏乞代爲陳

奏恭謝

天恩

按歷科以來惟庚午鄉試多有重赴鹿鳴者姜孺

山松江詩抄云康熙庚午上海人陸秉紹中副榜

有和黃宮詹會先後同年詩云車騎聯鑣赴絢庭鹿鳴歌後闕高年卻誇藥榜題名

外添得三朝一地仙 選申科名曾有幾鄉邦舊余中式乾隆庚

午科順天鄉試亦有吏部侍郎黃叔琳來會先後

同年蓋即黃宮詹今嘉慶庚午余又與姚鼐及漢軍施奕

學浙聞周春閩閩林田培共六人皆重赴鹿鳴是

庚午科必有重赴之事其他如黃宮詹詩所稱王

文恭重赴癸卯此外則近年梁同書翁方綱皆重

赴丁卯餘不多見也

又按少司寇阮吾山茶餘客話記東莞尹之達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科以巡撫會先後同年重赴鹿鳴筵宴主司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卮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洲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爲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進士唐昌期以萬歷乙卯亦會先後同年有客贈詩應揚杖履追前哲鶚薦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執信亦與新舉人會先後同年沈歸愚贈詩有後先己未亦同年之句余中庚午科亦有侍

邱黃叔琳崑岡來會先後同年次年辛未崑岡并
會會試同年其家本住京師乃邀新進士至家大
合樂輦下稱盛事庚辰會試史文靖貽直相國亦
循故事壬午閩中黃莘田亦會先後同年又浙江
丙子科有吳大燾順天甲午科有孟琇雲南己酉
科有饒興俱重赴鹿鳴賽興年正百歲特賜進士
壬子科湖北萬年茂福建陳材邱理德湖南覃昌
明亦俱會先後同年庚戌科會試稽相國璜重赴
瓊林

跋吳氏三老圖

鄉先輩胡忠安公年老致政家有兄弟三人俱康強無

三
恙乃築壽愷堂觴詠其中明史載之傳爲盛事今吾鄉
又有吳氏昆弟三人長瑞豐年八十四次載功八十二
次太和八十白首相對雍睦一堂至老不析產兒孫兩
三代或儒或賈皆能守其家雖校之忠安公名位聲望
有大小之不同而家門聚順和氣致祥實足稱昇平人
瑞也

老境

昔文徵明八十七歲時嘗自謂燈下猶能作蠅頭細書
作畫猶能爲徑丈大幅足見其老而強壯神明不衰余
今年亦八十六矣旣不能書又不能畫以詩遣日亦安
得許多詩思惟范蜀公景仁言端居靜坐不起念慮雖

兒童喧譁近在咫尺亦不見聞黃山谷謂景仁深於學佛故得此養閒之法而余則浮躁性生此心不能一刻不用又安能竊景仁之緒餘也

妖民吸精髓

徽州歙縣顏子街有妖民張良璧能吸童女精髓年已七十餘鬚眉皓白而顏貌只如三四十歲人其術誘拐四五歲女童用藥吹入鼻孔卽昏迷無所知用銀管探其陰恣吸精髓女童猶未死抱送還其家或數日或十數日始殞命人皆不知其中傷也忽一日門扇有罅縫同被誘之女童瞥見之歸語其父母事遂敗露此聲既揚縣尉某先拘其

妾某氏訊供諸被害家亦爭控於官然無職証其
墮到案挺身長跪抗論不撓謂從古無此事何得
以莫須有之事誣陷人嚴訊三日并呼其妾質對
始吐實二十年來被拐者共十七人其四人尚無
恙餘十三人皆被戕適有同鄉御史吳椿官於朝
合邑士民公扎寄知椿據以入奏

皇上飭地方有司訊得實情良璧照採生炙割律凌遲
處死妾及子皆遺或失察之官吏黜革有差此嘉
慶十六年八九月間事

書史印曾死孝事

沒不滅性親喪而以身殉過矣然在死孝者非必以身

殉爲期而傷慘之至有不期而殞其生者君子未嘗不哀其志而惜其命也溧陽史印曾字綬紫父汝杰官潞安府同知印曾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印能得其歡心父解官歸母病印曾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籲禱不效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踊嘔血數升而死是真死孝者矣

書劉慕陔綿州救難民事

綿州爲蜀省最衝要地杜甫所謂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者也歷代沿革載在州志嘉慶五年忽有白蓮教匪徒倣擾偷渡嘉陵江漸逼潼綿肆搶掠適毘陵劉慕陔以名進士來牧是州嘆曰是不可以徒手

障也乃先捐米五百石錢千緡爲士民倡士民見公爲民保護如此無不踴躍樂捐不數月得白金六萬兩鳩工庀材不匝月工成屹然崇墉士民扶老攜幼入城俱得倚毘無一被戕者將軍魁公亦領兵萬餘駐綿之金山驛相距僅三十里恐有匪徒混入難民內城下有船數十艘不許撥往濟渡募隊目擊貼危不忍以非已部民遂忽視請於將軍不得繼以涕泣跪求願俱其軍令狀如有不測惟州牧是問於是萬餘人咸得生路其自舊綿赴新任也迎者送者文老旌幢兒童旗傘幾於錦天繡地在籍李翰林調元付有句云百堞能容千戶在一航先救萬人生今競稱劉使君城蓋自古官民之相

愛未有盛於此時者僉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劉使君也予嘗讀明史宋禮周忱等傳謂皆能殫公心以集事而其才又足以濟之然事之有迹者易以傳而事之因人者難爲繼如碁陔之築城濟渡二事實兼昔人之長行當與漢之樂公社唐之狄梁公生祠並垂不朽矣

西山煤

煤本星塵其產於山而可供藥者曰石炭今藥以煤稱之

京師自遼建都以來千有餘年最爲久遠凡城池宮殿朝廟苑圃及水陸運道經累代締構已無一不完善通順其居恒日用所資亦自然輻輳有若天成卽如柴薪一項有西山產煤足供炊爨故老相傳燒不盡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濟人之具也惟是都會之地日益

繁盛則烟爨亦日益增多雖畿甸尚有禾梗足資火食而京師常有數十萬馬騾藉以芻秣不能作炊爨之用是以煤價日貴余在京時煤之捶碎而印成方塊者每塊價錢三文重二斤十二兩今價尚如舊而每塊不過斤許矣此不可不預爲籌及也聞直隸真定府之獲鹿縣有煤廠產煤甚旺距京不過六百里似可以獲鹿之有餘補西山之不足其間或有水道不通之處量爲開濬如淮右之五丈河俾船運常通則永無薪桂之患宜與山中人友善捕虎者用黏膠散布於亂草上虎來必就草打滾則草盡粘在身愈滾愈粘虎性急不耐煩滾愈急輒哮吼而死此亦前人未有之奇也